联合国 S/PV.5080*



#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 第五〇八〇次会议

2004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内罗毕

| | | |
|---|---|---|
| 主席： | 丹福思先生 | （美利坚合众国） |
| 成员： | 阿尔及利亚 | 巴利先生 |
| | 安哥拉 |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
| | 贝宁 | 阿德奇先生 |
| | 巴西 | 萨登贝格先生 |
| | 智利 | 穆尼奥斯先生 |
| | 中国 | 王光亚先生 |
| | 法国 | 德拉萨布利埃先生 |
| | 德国 | 米勒女士 |
| | 巴基斯坦 | 阿克兰先生 |
| | 菲律宾 | 巴哈先生 |
| | 罗马尼亚 | 莫措克先生 |
| | 俄罗斯联邦 | 杰尼索夫先生 |
| | 西班牙 | 亚涅斯·巴努埃沃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 |

## 议程项目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54A）。

* 由于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04-61508* (C)



上午 10 时 10 分开会

##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 秘书长关于苏丹问题的报告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 2004 年 10 月 26 日第 1569（2004）号决议作出的决定开会的。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一点，我想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这是安全理事会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1952 年，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迁入纽约，从那以来，安全理事会只在纽约市之外举行过三次会议。这就表明了安全理事会对苏丹局势以及它对该国未来的承诺的强烈兴趣，同时，安理会也因此显示了，我们不仅今天而且今后也将在那里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以确保苏丹有一个明朗和切实的未来。

我以安全理事会的名义，很高兴地感谢肯尼亚共和国总统姆瓦伊·齐贝吉阁下莅临安全理事会会议。我要感谢该国政府提供了慷慨支持和援助，帮助我们的会议取得成功。

我现在荣幸地请齐贝吉总统讲话。

**齐贝吉总统**（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欢迎大家来到内罗毕。你们都是受欢迎的，请不要拘束，或许最重要的是，虽然我们知道各位公务繁忙，但请不要在会议之后匆忙离开。不妨用一点时间，看一看肯尼亚，看一看内罗毕以外的地方。大家将在这些地方受到热烈欢迎。我们希望你们稍事逗留

第二，这一非常重要的机构在一个会员国中举行会议是意义重大的。你们选择在内罗毕举行会议，这是很恰当的，因为这里有联合国的存在——秘书处等等，为此，我们非常热烈地欢迎你们。

第三，我希望会议取得成功。我还希望大家能完成你们为自己确定的议程上的工作，这样，我们将达成积极成果，因为我们所面临的麻烦，影响会员国的种种问题，都不是无法解决的。

我们肯尼亚人也希望加入安理会对有关问题的审议。因此，请允许我作简短发言。

我热烈欢迎安全理事会在肯尼亚举行这次会议，会议是为了解决苏丹和索马里的和平与安全问题。安理会准备讨论的问题对肯尼亚和本地区至关重要。安理会选择在内罗毕举行会议，令我深受鼓舞。

这一决定本身已经明确显示了安理会对非洲之角和平与安全的重视。发生在苏丹和索马里的冲突对肯尼亚产生了不利影响，它收容了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大量难民。非法军火的非法流动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使我们的城镇和乡村更加动荡不安。

过去十年来，肯尼亚政府参与了苏丹和索马里的和平进程。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条崎岖的道路，但今天，我们充满了希望。就苏丹而言，尽管面对达尔富尔地区的悲惨局面，但奈瓦沙和平进程走上了正轨，我们始终希望，在今后几个月，将会在肯尼亚签署最终和平协定。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这一关键时刻，不要置苏丹人民于不顾。国际社会应将这一进程进行到底。这是我们显示我们致力于为苏丹人民促成永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关于索马里，过渡性联邦政府目前已经成立。索马里议会边也已经选出，总统已于 2004 年 10 月 14 日宣誓就职。同时还任命了一位总理。

通往索马里持久和平的道路已经标示清楚，但我们还没到达目的地，也即在索马里建立充分行使职能的政府。今天，肯尼亚对安全理事会的希望是，它将对索马里政府给予积极支持，帮助它迁回索马里。

索马里政府在摩加迪沙的存在将加强和巩固正在该国推动的和解进程。我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作出不懈努力，帮助索马里人民实现持久和平。国际社会应继续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和非洲联盟密切合作，确保在奈瓦沙的和平谈判继续下去。就索马里而言，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新近选出的索马里政府需要得到外交和物质支持，以展开该国的建设和平和重建进程。

应该认识到，索马里政府的建立，不仅对索马里人民有好处，而且对我们整个地区和整个世界都有好处。不容否认，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索马里就会对邻国造成威胁。没有办法对非法武器的流动进行监测，而非法武器正是我们城市暴力犯罪事件增加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是，索马里如果没有政府，就有可能成为怀有恐怖主义打算的危险犯罪分子的窝藏点。帮助索马里新政府恢复国家的法律和秩序，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由于安理会有这种手段，我们希望能够帮助索马里尽快走向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总是非常荣幸欢迎秘书长任何时候前来安全理事会，特别是在内罗毕举行本次特别会议的时候。我现在请他讲话。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首先感谢安理会明智的主席丹福思先生到内罗毕来。我们是经他倡议来到这里的。

安理会采取这种极具象征性的罕有步骤在非洲聚会，是十分恰当的。安理会来内罗毕主要是为了讨论非洲最大国家苏丹的局势。不幸的是，苏丹是受冲突影响最甚的国家之一。苏丹这一国家有着根深蒂固和复杂的分歧。在苏丹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在南部，人民几十年来生活在自然造成和人为的恐惧、饥饿和不幸中。

目前，由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以高度技巧耐心领导的奈瓦沙和平进程终于带来了真正的希望：一种能够摆脱长期的梦魇和有机会改变苏丹政治面貌和管理制度的希望。苏丹人民等待这一改变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是结束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之间的谈判和开始执行商定的协议的时候了。

拖延的影响不仅在南方可以感觉到，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因为冲突已发展到了国家的更多的地方。达尔富尔极具破坏性的冲突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现在是作出决定的时候了。再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的了。尽快结束北南会谈不仅有助于遏制冲突向国家其他地方蔓延，而且有助于作为解决现有冲突的基础和催化剂。

事实上，正如我先前几次告诉安理会的，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已同意将《马查科斯议定书》的有关原则作为解决其他地区、包括达尔富尔的冲突的基础。这些原则是解决努巴山脉、南部兰尼罗河和阿卜耶伊冲突的基础。

必须尽快结束奈瓦沙和平进程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样做将会促进在喀土穆建立一个拥有一支新的军队的新的联合政府，新的军队将包括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我认为，在苏丹建立北南政府，将加大寻求解决达尔富尔和其他地方的问题力度，带来新的推动力，从而能够产生重要的建立信任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我今天要再次向安理会成员强调尽早结束奈瓦沙进程的重要性。我相信，在同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以及约翰·加朗先生的集体和私下讨论中以及在将要就苏丹问题通过的决议草案中，安理会会鼓励各当事方在今年年底前签署全面的和平协定。我尤其欢迎安理会保证要全力支持这一协议的执行和提出鼓励措施鼓励各当事方做对其人民和国家来说是正确的事情。

应敦促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解放军一道努力，在签署这一协定之前，作为必须采取的行动和作为新的苏丹政府的成员，解决苏丹所面临的其他冲突。需要这种做法，这是因为存在着苏丹的管理的这一普遍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北方或南方的问题，或是达尔富尔或贝加的问题。不能以零星的做法处理这种冲突。需要采取全面的做法。奈瓦沙提供了一个可借以继往开来的良好基础。苏丹全国各阶层的人民，包括各个政党、民间社会和流亡人士，都应坐到一起讨论苏丹的未来和如何管理国家。

安理会当然应有其重点关心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在这种特别会议上，在举行北南会谈时，达尔富尔的冲突也同样需要安理会给予关注。达尔富尔极其不幸的局势的产生，主要是由于针对平民的蓄意的暴力行为，包括屠杀和强奸。鉴于这一地区人民遭受了无数巨大的痛苦，这一冲突仍然是让人关注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安理会的决议草案正确地反映了这一关注。

令人鼓舞的是，在阿布贾，达尔富尔冲突各方签署了人道主义局势和安全问题议定书。必须敦促各方严格遵守这些协议。还必须向各方施加压力迫使他们保持势头，直至就政治和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安理会应向政府和叛军一方以及所有对他们有影响的国家发出这样的紧急信息。

与此同时，我要遗憾地报告说，尽管早些时候在恩贾梅纳签署了停火协议，现经阿布贾又得到进一步加强，但达尔富尔的安全局势仍在继续恶化。政府及其民兵以及反叛团体均破坏了这些协议。这就使得联合国和我们伙伴的人道主义工作变得十分困难和岌岌可危－如果不是完全无法进行下去的话。很多无辜平民因此继续遭受痛苦。决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必须向制造最大痛苦的各当事方发出最强烈的警告。我们决不容许有罪不罚的现象。

当发生这种规模的罪行的时候，当主权国家看来无法或不愿意保护本国公民的时候，沉重的责任便落在了国际社会的头上，特别是落在了安理会的头上。迄今为止，安理会选择通过要求遵守其约束性决议行使其职责，同时充分支持非洲联盟调解和监测特派团的努力。

非洲联盟特派团已经开始部署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它现在需要迅速进入人民处在最危险处境的达尔富尔地区；为此，它迫切要求运输工具，以及财政和后勤支助。所有具备能力的会员国必须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这样非洲联盟的部队，包括基本的警察分遣队便能够迅速部署和在实地开展有效行动。

我已经谈到需要采取全面方针。只有对整个苏丹采取全面的政治解决才能够给该国带来长久稳定的希望。因此现在必须说服该国政府及其今后的伙伴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人运）完成纳瓦沙进程并迅速使所有苏丹利益攸关方——政府和武装及非武装对立团体——参加一次全国会议，讨论该国今后管理问题。我们联合国、非洲联盟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帮助规划和支持这一进程。联合国通过我的特别代表和其他技术工作人员，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伙伴论坛的成员和三主席（国家）协调，将继续尽一切可能协助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调解和有关各方，迅速成功地完成纳瓦沙谈判。

长期以来，战争给苏丹带来了痛苦和不堪言状的人类灾难，破坏微薄的资源分配，阻止外来援助和使苏丹人和外商不敢前来投资。

和平可以扭转局面。我们联合国已经在准备一次重大多层面行动，帮助建立持久和平，许多捐助国已经表示他们愿意帮助苏丹人民实现具体的和平红利。但首先，必须缔结和签署协议。安理会的介入必须使所有苏丹各方感到新的紧迫感。

安理会通过在这里举行会议向新的非洲的各国人民和机构表现出重要的团结和支持的姿态。安理会选择通过非洲各机构来作出努力是良好的征兆，但各位成员不要忘记，正如《宪章》所规定的那样，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在苏丹，以及在安理会议程上的其他非洲国家发生的一切不仅是对非洲，而且是对全人类的严重挑战。联合国必须充分介入，帮助应对这一挑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所作的非常重要的发言。

我请苏丹第一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先生讲话。

塔哈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欢迎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来到非洲举行重要的非常会议。这只是安全理事会在非洲第二次举行此类非常会议。第一次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当时苏丹是安全理事会主席，或许也是一个吉祥的征兆。这些会议发出了重要的信息，反映出安理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关心苏丹的和平进程和整个非洲的问题。

毫无疑问，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各国人民，包括苏丹人民一直在期望着这一历史性事件，我们希望它将给非洲进而给世界带来新的和平与稳定时代，以便我们能够翻开历史新的篇章，为繁荣与和平揭开前景。

我还特别高兴地向安理会成员表达苏丹人民最良好的祝愿和问候。我们记得联合国迄今为止所作的坚定而诚恳的努力，向苏丹派出了特别代表，监督这里的和平进程。我们高度赞赏安理会及其成员对安理会面前有关苏丹的问题的重视。我们希望，安理会在实现苏丹和平与稳定方面将发挥真正伙伴的作用。

安理会必须承认苏丹政府迄今在寻求和平方面所作的一切真诚努力。我们认为，和平谈判是实现该目标的唯一手段，我们已经以充分的民族决心和在我们的伙伴及兄弟的支持下走上和平之路。

我们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参加了认真谈判。我们已同意通过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的调解讨论所有重要问题，以证明我们怀有实现和平与国家和谐的良好意图和真诚意愿。关于六项和平议定书的奈瓦沙协定明确表明我们相信这一进程的严肃性和有效性，而且我们今天再次重申我们充分致力于尽快结束这些谈判，以便在苏丹南部和全国实现全面和平。

我们谈判了很长时间，也许是因为伙伴和兄弟之间存在严重的关切问题。然而，艰难的谈判过程是成功和富有成效的，使我们能够同我们的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人运)兄弟一起就所有各种问题达成了细微详尽的协定，并商定执行手段和走向持久和平的保证措施。谈判过程虽然延长，但的确是富有成效和结果的，并变得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同人运兄弟一致同意绝对有必要执行过渡阶段达成的一切协定。

我们期待着同国际社会在执行这些协定过程中结成真正的伙伴关系。我们认为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特别是因为这些问题只涉及执行所缔结协定的程序方面问题。我想再次重申我们坚定地致力于尽早结束谈判，而且我高兴地指出，我们已同我们的人运兄弟和伊加特秘书处达成了一项谅解，该谅解反映在将在安理会成员在场情况下签署的共同谅解备忘录中，而且双方承诺在该备忘录所载的商定框架内结束谈判。

由于和平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苏丹政府并未将努力局限于达成和平解决方案，而是通过同所有政治力量开展严肃和建设性对话来补充这种努力，以便为和平打下牢固的基础。在这方面，我同意秘书长的发言，即和平协定打开了进行全国对话的大门，以便组成一个受人欢迎、基础广泛和包括没有参加奈瓦沙谈判的其他各方在内的政府。这种对话将奠定基础，以便就即将达成的和平协定取得范围更广、赢得人心的共识。

另一方面，苏丹政府在恩贾梅纳、亚的斯亚贝巴和阿布贾同那些在达尔富尔拥有武装的各方无先决条件地进行了真诚的谈判。我重申我们致力于在阿布贾达成的所有协定。我唯一持有保留意见的是秘书长关于苏丹政府违反了在阿布贾签署的协定的发言内容。事实是，根据记录，其他各方违反了协定。我们要求执行与联合国的一个共同机制来调查这种指称的违反协定现象，并部署非洲联盟观察员。

我们赞扬各方作出努力，参与了为在奈瓦沙和恩贾梅纳达成协定的工作并为此作出贡献。我们还要对伊加特及其伙伴以及国际社会迄今作出的真诚努力表示敬意。我们特别欢迎非洲联盟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作出的努力。

在达尔富尔局势方面，我们的明确政策是基于解决人道主义局势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同国际社会一起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并仍然致力于同国际社会合作，改善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在阿布贾签署最后一项安全协定将加强苏丹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以便减轻争端和冲突对平民的影响。

我们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努力的第二个重要支柱是结束战争和各种敌对状态。因此，我们再一次重申在阿布贾将要签署的安全协定对我们极其重要，我们将充分致力于该协定的执行。

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另一个重点最突出地反映在我们在非洲联盟、乍得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的合作与支持下同武装团体进行的政治对话方面。我们决心圆满完成政治对话，以期在达尔富尔达成全面的和平协定。我们相信，只能通过和平谈判，而不是对峙和敌对行动，才能解决国家的重要问题。

我们对和平政治解决达尔富尔尤其是努巴山脉和蓝尼罗河区域的问题作出了设想，其依据是《奈瓦沙协定》的条款，以及为在联邦框架内下放政府权力打下的基础，而这种框架使达尔富尔的公民以及苏丹其他各省人民都有能力参与管理本身的事务，并在这方面获得更大的权力。我们还设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将包括就分享国家资源和财富问题达成一项协定，达成协定的方式将使苏丹每个省、州和区域都获得比例适当的资源和财富，以便满足人民的愿望。

关于发展问题，我要告知安全理事会，我们旨在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第四个支柱的目标，是在达成政治协定之后使局势正常化，并在该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苏丹政府已制定一项发展计划，在签署有关达尔富尔的和平协定之后予以执行，这将促进政府正在开展的其他各种努力。该发展计划分两个部分。

首先，我们将处理的问题是向流离失所者提供紧急援助，便于他们返回自己的村庄，并使难民从邻国返回。这将要求实施解除武装方案，其中包括使目前拥有武器的人恢复正常生活，使他们再次融入平民生活。这还将要求特别重视在战斗期间遭毁坏地区的复兴工作，尤其是基础设施、教育和饮用水的复兴工作。我们已对这些紧急方案的费用作了具体估计，因此我们将高兴地让国际社会了解这些估计数，以便在签署和平协议后立即作出共同努力，来支付这些费用。

计划的第二部分将涉及为期三年的中期阶段，其依据的政策是进行研究并开展各种项目，在该区域发展农业和其他创收部门，包括畜牧业和中小型工业。该计划还将侧重为工业和城乡人民提供洁净用水。现已为该三年计划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和估计。初步估计表明，我们需要 18 亿美元，用以实施例如我刚才所述的各种项目。

我们再次高兴地指出，我们期待国际社会参与进一步研究的规划、筹资和执行工作。改善服务并实现发展，将配合目前正在进行的各种政治努力，用以解决这一问题，并有助于促进达尔富尔不同群体间的和平共处与社会和睦。

苏丹政府已作出巨大努力，通过《奈瓦沙协定》在该国南部实现和平，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苏丹政府愿意让战斗在该国其他地区再次爆发。达尔富尔的战争具有政治性质，是由当地一些群体在外国团伙的支持下挑起的。这些外国团伙从生活在达尔富尔的各部落间的历史性紧张关系和冲突中获益。影响了非洲该地区的严重旱灾也加剧了这一局势。

达尔富尔冲突的爆发应该是阻碍奈瓦沙和平协定的障碍。我们要再次向安理会强调，政府通过奈瓦沙议定书解决南方各种冲突和建立和平的政治决心仍坚定不移。我们同样致力于作出必要的政治努力，结束达尔富尔问题。

苏丹政府决心改变我国局势，在正义、政治参与和同国际社会进行区域和国际合作基础上建立和平。我要再次感谢各位与会并为和平进程作出贡献，特别是感谢肯尼亚政府通过齐贝吉总统作出贡献。我们高度评价他们在奈瓦沙协定谈判所有这几年中的耐心与合作，我们还要向齐贝吉总统和安理会重申，现在应该向各位献礼，为苏丹各族人民和国际社会实现苏丹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阿米努·巴希尔·瓦利先生阁下代表非洲联盟现任主席发言。

瓦利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祝贺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总统在内罗毕主持安全理事会。我愿祝贺主席先生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同样，我还要称赞联合王国的埃米尔·琼斯·帕里大使成功主持十月份安理会工作。我们还要对秘书长科菲·安南倡议和努力在非洲预防冲突、解决冲突和建设和平表示赞赏。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决定在内罗毕召开本次会议。我们还记得，安理会上次在非洲开会是大约 30 年前，当时安理会是在亚的斯亚贝巴开会，议程主要是非殖民化问题。

非洲冲突局势依然令人不安，因为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实现政治独立之时，繁荣的前景与希望仍然没有

实现。冲突、贫穷、不断衰败的基础设施和艾滋病毒/艾滋病祸害充斥于非洲大陆更广大地区。面对这些挑战，非洲领导人开始认真努力以持久和可持续方式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领导人努力谋求和平解决苏丹和索马里冲突。

我们赞扬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区域的人道主义局势作出回应，并敦促它们继续介入该局势。我忆及：一位总统——即非洲联盟现主席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曾于 2004 年 9 月在纽约向安全理事会谈及苏丹政府、解放军/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在阿布贾举行的和平会谈情况。

各当事方此后就安全和人道主义问题达成了协议。例如，它们商定维持国内流离失所者的平民性质，并重申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自愿返回其家园的权利。它们还同意保护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权。最后，各方商定确保参与或据报参与侵犯国内流离失所者、脆弱群体和平民权利的所有部队和个人都要受到公正调查，并追究有关当局的责任。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第 1556（2004）号决议，该决议谴责危机各方犯下的一切暴力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我们特别欢迎要求苏丹政府履行承诺，解除金戈威德民兵武装，依法追究他们及其同伙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责任。

我们要求各方遵守解除金戈威德武装的要求，确保不再攻击平民，并对攻击平民者进行起诉。我们支持建议应对双方违反停火协定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者予以军事或民事起诉。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苏丹政府继续根据有关人道主义准入问题的联合公报履行其承诺，该联合公报使得人们得以增加人道主义行动，为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服务。这使得 40 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红十字会特派团和联合国机构得以在达尔富尔运作。

达尔富尔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大大证明联合国同非洲联盟有效合作的好处。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安全理事会作出各项努力，为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在预防和解决非洲大陆和各次区域冲突方面建立必要协作。

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进一步加紧支持各项维持非洲和平与安全的区域主动行动。尼日利亚重申支持非洲联盟承诺将其达尔富尔特派团人数增加到 3 320 人，其中包括 2 341 名军事人员、450 名观察员和至多 815 名民警。我们欢迎非洲联盟不受奈瓦沙协定规定限制，扩大其任务规定，以包括对政府控制的民兵给重返家园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安全和保护平民情况进行监测与核查。

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应该充分全面地介入苏丹和平进程。秘书长报告令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处理苏丹南北冲突的政治进程业已恢复并正在取得进展。我们注意到，当事各方能够解决大多数悬而未决问题，包括就永久停火、在东部苏丹部署联合混编部队、以及在与其他武装团伙谈判方面进行合作等问题上达成协议。

我们敦促各方解决他们在苏丹武装力量经费筹措和其他武装团伙在过渡期间并入苏丹武装力量和苏丹人民解放军各自体制等问题上的分歧。

我们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即决不允许悬而未决问题阻碍顺利完成和平谈判。我们承认，在解决问题方面的任何拖延都会对联合国在南部苏丹和其他冲突地区的预先部署安排产生不利影响。

最后，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已就苏丹局势问题通过多项决议，并加强了它在该地区的特别政治特派团。我们敦促各方继续同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合作，协助决议的有效执行。这样，我们将在苏丹引进可持续和平的时代。

我保证，尼日利亚和实际上非洲联盟将继续支持这些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主席约翰·加朗先生发言。

加朗先生（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全心全意地感谢安理会邀请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参加安全理事会有关苏丹、索马里和其他非洲事务的本次重要和历史性的会议，以便我们能够谈谈我们对和平进程以及我国总形势的看法。我了解，这是安全理事会在其历史上第四次在其纽约总部以外开会。我们赞赏这一重要的姿态和关切。

确实，现在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重大时刻。我谨借此机会重申我们对和平解决苏丹所有冲突的毫不动摇的承诺。我们希望，本机构在内罗毕召开的会议将加快政府间发展局在苏丹的和平进程的迅速完成，以便我们也能够为整个国家达成全面的和平协定。

以六项议定书为形式的和平协定的核心已经存在。现在的任务是完成全面停火协定和执行我们商定内容的模式。这些将成为和平协定的附件。双方——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签署了六项议定书，以便执行协定，主要目的是结束战争。因此，剩下的两项附件——有关全面停火和执行模式的附件——显然不应当成为完成交易的绊脚石。

达成协议是为了执行，我们达成协议是为了结束战争。我要向安理会保证，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愿意并准备同另一方一道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和签署纲领性全面和平协定。我们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没有理由造成任何拖延。相反，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有一切理由加快这一进程，并在今天而不是明天签署最后协定。

在第一项附件的停火谈判中有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是武装部队的资金筹供——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和政府军。根据我们签署的安全安排议定书第一(b)节，我们商定，两支武装部队——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在过渡时期被同样认为和当作苏丹的国家武装部队”。这意味着由国库提供这两支武装部队以及由它们组成的联合综合部队所有方面的资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只接受了苏丹南部开采石油收入的 50%，以及只接受中央政府在苏丹南部收到的非石油收入的 50%，以便使全国政府保留足够的财政资源来满足国家义务，包括国家武装部队的开支。

另一方有关这一问题的立场既站不住脚又不符合过渡时期安全安排纲领性协定的含义和精神，因为它把国库的资金只提供给国家武装部队的政府军，完全忽视对苏丹国家武装部队另一个组成部分的供资——也就是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让它由苏丹南部政府供资，而这是一个次国家级的政府，因此不负责向包括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在内的全国机构供资。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双方在协调员和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应当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显然必须在过渡时期向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提供资金。

停火协定中第二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相对而言要比武装部队的供资问题的麻烦小一点——就是根据 2003 年 9 月双方签署的安全安排协定的规定，根据其各自选择把其他武装团体并入苏丹武装部队或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的结构，协定第七(a)段指出，应当在全面和平协定生效之前完成合并其他武装团体的进程，以便到那时将只存在商定的两支武装部队——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这也是一个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

至于有关协定执行模式的第二项附件，已经在努巴山区的两个地区、青尼罗省南部和阿比耶全面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仍然需要进行积极努力，以缩小权力分享方面的差距。

但是，执行模式方面的一个障碍就是在分享财富协议方面必须解决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苏丹政府提出的移交资金的制度试图以当地货币支付苏丹南部政府石油收入的份额。此外，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分享关于现有石油合同的信息。我们在分享财富协定中也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这也不应该成为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也容易解决。

我谨总结我的这段发言，我要明确地指出人运的立场。苏丹政府与人运已经订出核心协定，这就是六

项议定书，正如 2004 年 6 月 5 日《内罗毕宣言》所指出，我们认为，基本上已经完成苏丹和平协定。停火协定和执行方式的两个附件各有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不需要太长时间，尤其是因为我国现在的局势非常危殆，而且和平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正因为如此，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奈瓦沙与我们的对应方——住在奈瓦沙的同胞——进行谈判。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人运愿意而且随时可以与另一方合作，解决两个附件中提到的尚未解决的问题，迅速完成这个进程。我们将与国民大会党合作，根据六项议定书的规定，建立新的民族团结联合政府。

人运认为，这项协定预示着我国将开始开展一个民主变革进程，我国的政治模式将发生变化，因此，苏丹将平等地接纳其所有公民——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教徒，无论是阿拉伯裔还是土著非洲裔，他们都是苏丹人。苏丹经济发展模式也将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将处理农村发展问题，我国多数人民——例如，苏丹南部 98%的人民——居住在农村地区。而且，各当事方在分享权力协定的全面权利法案中认可，将改变尊重人权和各项基本自由的模式。

人运将努力有效地参加民族团结联合政府和其他各级政府，确保苏丹建立新政治体制。在这方面，人运将与国民大会党和苏丹所有其他政治力量积极合作，确保及时举行自由和公正的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在剩余的执行方式中，将就此取得协议。在这方面，我们承诺，在过渡期间，我们将维护苏丹的和平、稳定和领土完整，并且保证，在六年过渡期即将结束时，就苏丹南部自决权利举行自由、有国际监督的公民投票。

我们仍然充分承诺，将执行和平协定的所有方面，在整个过渡期内，将充分利用评估和评价委员会，评估和监测和平协定的执行情况。这是必要的，这样，就可以不通过重新谈判协定而校正任何不足之处。

国际社会通过提供保障和援助，可以在执行苏丹和平协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安全理事会在内罗毕举行这次会议就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我们非常欢迎和赞赏这项行动。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协助我们忠诚地执行和平协定。即使协定双方中有一方认为这项协定存在太多风险，但归根结底，对整个国家而言，不执行这项协定的代价远远高于执行协定的代价。因此，为了国家利益，双方最好不要采取行动，破坏执行和平协定的活动。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谈谈苏丹以及安全理事会感到严重关切的一个问题。毫无疑问，你们意识到，我国形势非常严峻。达尔富尔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正在陷入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因为政府在该地区的平叛政策和行动出现了严重反弹，并且继续加剧，已经失去控制。而且，政府最近挫败了一次政变行动，苏丹其他地区出现新反叛行动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如果不能制止这种总的局势，这种局势最终将使苏丹崩溃，陷入无政府和严重不安全状态，这种状态将给整个地区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避免这个正在逼近的悲剧，唯有加速开展奈瓦沙进程，迅速缔结苏丹全面和平协定，然后建立最有能力处理这些威胁、有广泛基础的民族团结联合政府。国际社会必须尽最大努力，巩固苏丹和平进程。因此，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与阿里·奥斯曼·穆罕默德·塔哈副总统和松贝约将军取得协议——在内罗毕通过一项决议，除其他事项外，该决议应该承认、核可和宣布苏丹政府与人运迄今签署的六项议定书，宣布这些议定书是有约束力和不可逆转的承诺，在任何情况下，各当事方都不得重新就这些议定书进行谈判，他们必须执行这些议定书。除此之外，还应该听从安理会的敦促，各当事方应该尽速完成关于两项附件的谈判，在具体日期之前签署全面和平协定。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我看不出有任何重大障碍，会阻碍我们在今年——2004 年——结束之前签署最后和平协定。

两个附件中提到的四个主要剩余问题可以在几天内解决。苏丹局势非常严重，两个当事方应该认识到，需要迅速完成奈瓦沙进程，尽早签署全面和平协定。此外，各当事方可以以这项全面和平协定为基础，在过渡时期内，对特定局势实施和调整协定，利用新政治体制维持我国和平与稳定和领土完整，为包括达尔富尔和苏丹东部在内的整个国家建立公正和持久和平。我们坚信，这是摆脱苏丹目前危机和灾难的途径，人运向安理会以及苏丹政府保证，人运将发挥积极作用，将与国民大会党和我国其他政治力量合作，在苏丹各地实现全面和平。

在结束发言时，请允许我以多灾多难的苏丹人民的名义最真诚地感谢你们在我们地区——肯尼亚内罗毕——安排并且举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和少见的会议。这说明，你们认为并且意识到，苏丹国内冲突是严重的，这些冲突威胁到该区域，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苏丹人民热切盼待着安全理事会辩论的结果，希望各位成员在离开内罗毕时向他们发出给人以圣诞节和新年的希望的信息。就我们而言，我们——象我的兄弟、第一副总统阿里·奥斯曼·塔哈一样——保证，我们希望通过在今年年底前缔结和签署苏丹和平协定，给苏丹人民、本区域和全世界以圣诞节和新年礼物。

我们还感谢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秘书处；苏姆贝伊沃大使及其特使；发展局成员国；发展局伙伴论坛四方，包括意大利、挪威、联合王国和美国；荷兰政府以及非洲联盟。感谢他们为寻求在苏丹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而不懈努力。最后，我感谢基巴基总统抽时间参加这次重要的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的安排包括担任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主席的穆塞韦尼总统的发言。他的飞机晚点了；因此我建议暂停我们的程序，直到中午 12 时 15 分。

上午 11 时 25 分会议暂停

上午 11 时 35 分会议暂停，下午 12 时 20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主席、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先生阁下发言。

穆塞韦尼总统（以英语发言）：我代表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局）欢迎安全理事会。在我谈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问题之前，我想指出，我认为，无论世界上什么地方发生混乱，我们很有可能找到四种因素在起作用。哪四种因素呢？第一个因素是寄生的既得利益。第二个因素是在确定和处理那些寄生利益和它们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些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时所采取的表面化和遮盖做法。第三个因素是软弱或方向不明的地方领导。第四个因素是受影响的很多地区仍处于工业前状态，特别是在各国社会仍然落后和处于工业前阶段的非洲。

我对这种情况观察了 40 年。我认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出现混乱时，那些因素总是存在的。如果我有时间，我将详细谈那四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然而，我今天提到这些因素已经足够。如果不纠正这些因素，特别是前三个因素，我认为，我们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是由于其中一些因素结合起来造成的。该国的一些民族主义的合法领导人在 1960 年出现，当时举行了刚果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选举。我指的是帕特里斯·卢蒙巴和他的政党刚国民族运动的领导。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强大的刚果独立国家，独立后很快就出了问题。联合国的部队进行了干预。联合国没有协助到那时为止出现的唯一合法领导人，而是站在非法分子的一边，其中包括著名的蒙博托将军。确实，联合国在其后也一直站在这些人一边。自从 1961 年的刚果悲剧发生以来已将近 45 年。联合国现在又回到了刚果。一个国家怎么能在 45 年的时间里发展不了一个起作用的国家制度？问题在哪里？谁对这个问题负责？

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科特迪瓦的危机。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在独立 47 年后仍然没有最起码的国家支柱，

例如一支有能力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军队，即便是存在一些政治问题？国际上在这种局势中的参与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还是问题的一部分？对这些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还是有缺陷的？对处在那些局势中的人因此而遭受的难以置信的苦难如何看待？我希望安理会认真地评估所有这些因素。

安理会知道，乌干达曾经有过很多困难。尽管如此，乌干达从来也没有寻求过，我们也永远不会接受国际上对我们内部事务的干预，唯一的例外是我们在 1978 年和 1979 年与我们的坦桑尼亚兄弟合作推翻了伊迪·阿明。这是因为我们不想在自己错综复杂的混乱之外，再加上国际上贩来的混乱。我们在当地已经乱得一塌糊涂，再羼杂些国际性混乱就更不明智。

因此，我认为，并按照我们在世界这一地区的长期经验，我们的行动应采取下列步骤：第一，任何政治问题都应由有关国家的公民按照民主原则并基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加以解决。这是第一步。

第二，如果该国的公民出于某些原因，不能解决有关问题，则本地区应当参与进来。在我们地区，有如下区域组织：东非共同体；设在这里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及其他。

第三，最终，非洲联盟应推动有关进程。

第四，只有到此时，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才应当加入有关进程，提供声援和后续支持。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对问题的了解。因为问题的一部分即在于当事方并不了解问题何在。我曾长时间担任布隆迪和平进程主席。1994-1995 年，因为布隆迪公民不能自行解决问题，我们最初加入了这一进程，人们提出了许多建议。一些人建议说，应由尊敬的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来主持这一进程。我说不行，我是这一进程的主席，吉米·卡特总统是我的亲密朋友，但我仍然说不行。卡特总统要想读明白布隆迪人的名字，恐怕要等十年之久，因为布隆迪人的名字太长了，例如恩蒂班吞干亚。他很难帮得上忙。因此，我坚持由坦桑尼亚的离任总统姆瓦利姆·尼雷尔主持这一进程。然而，不幸的是，姆瓦利姆·尼雷尔去世了。此后，我们请来了曼德拉先生。虽然南非离得很远，但他得到了我们所有人的支持，他的工作非常出色。布隆迪进程稳步前进，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我认为这一安排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知识问题：能了解问题，也就能提供正确的解决办法。人们不应因为缺乏知识，对问题了解肤浅，把本已很棘手的事情搞得更复杂。

第二，是涉及哪些人的利益问题。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果出事，最大的受害者是该国人民。其次的受害者是邻国，他们很快会受到难民和所有其他问题的困扰。因此，邻国是仅次于有关国家公民的利益方。虽然有时会有一些竞争，使问题趋于复杂，但这些可以单独解决。

第三，是国际声援问题，尤其是资源问题。一旦了解了问题，又分清了利益攸关者，下面的事情就是国际声援，尤其是资源，或许还涉及一些技术贡献。

这一领域的第四个问题是苏丹、索马里、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我将秩序弄颠倒了，我本该把刚果民主共和国摆在首位，但我把它放在了最后，因为本地区目前撤出了刚果。是本地区通过卢萨卡进程，制止战争，促成停火，制定脱离接触计划，主导了刚果进程。此后，联合国参与进来，让本地区撤出。于是本地区现在就撤出了刚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刚果放在最后：因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不能乱说。

关于这四个问题，我要作以下概括。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苏丹领导人，很长时间以来，在如何针对这一伟大的非洲国家的不同特点处理问题时，拒绝听取本地区的建议，而该国汇聚了非洲的不同民族。

世界上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非洲人是谁。非洲人可分为四大语系。中部非洲整体、南部非洲、东非大部以及西非一部分的非洲人属于尼日尔-刚果语系。它包括班图语，以及西非部分地区所讲的克瓦语。

第二个群体是尼禄-撒哈拉人，例如约翰·加朗以及埃塞俄比亚南部、乍得等等地方的所有人。他们的语言属于尼禄-撒哈拉语系。

第三个群体属于亚非语系，包括非洲的三种语言：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的阿姆哈拉语，以及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部分地区的提格雷语。

第四个群体讲霍伊桑语，他们是南非的一个很小的族群。这些人多少有些亚洲人的面部特征，但他们生活在南非，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也有少数人。

这就是非洲的四个语系。我们现在增加了新的欧洲语言，我不知是否可将它们称为非洲语言：英语、法语、葡萄牙语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有西班牙语。这就是非洲新增加的语言。

现在，苏丹意识到，这些语言部族中有一些会碰到一起。说阿拉伯语的人会和加朗的部族碰到一起。他们是非常不同的人。他们都是非洲人，但是他们非常不同。你们可以看到，加朗先生的部族不仅是黑人，而且，如果你非常仔细地看他们的话，他们实际上是蓝人。

当阿拉伯人和蓝人生活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应当加以严肃对待。但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正在和我们的兄弟讨论，所幸的是，我已经和他们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他们知道我的看法。我有一次去喀土穆——应邀前往大学，我在那里发表了我的看法。

由于在过去 50 年一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才造成了苏丹问题今天的状况。在我看来，鉴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鉴于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浪费了时间，六项议定书是合理的一揽子计划，将给本区域一个看到苏丹实现和平，而后重新起步的机会。

当你要跳远的时候，你不是以一个姿势站在那里，然后跳起来。不是的，你首先要往后退。英语是一个贫乏的语言，它不象我的语言那样有足够的词汇。在我的语言中，描述往后退以便跳得更远的情形，我们有一个动词：我们把它叫作 okusinga。Okusinga 是指当你为了跳得远而往后退，以便积蓄足够动能的时候。我觉得英语中有这样的一个词，但是我不记得了，尽管我学习了高级英语。

在苏丹，由于浪费了时间和机会，由于在确定问题过程中的错误，我们必须后退，借用我的语言来说，我们需要 okusinga。我认为这是苏丹需要的。这六项议定书体现了 okusinga 的含义。

我希望我们能够执行这些议定书，以便我们可以看看此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因此，我呼吁苏丹问题各方不加拖延地解决剩余问题。前两天我和加朗先生通电话时，他提到给军队发钱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很快解决，以便我们能继续前进。

昨晚我在阿鲁沙时——我们去那里是为了参加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问题会议——看到一个电视采访，一个苏丹人在采访中说，喀土穆政府忙于达尔富尔问题，因此它没有关注这一问题。但是，我认为，处理苏丹南部问题是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你能正确处理苏丹南部问题，那么你就能够更容易地处理达尔富尔问题。

关于索马里，该国现已就过渡政府达成一致。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和联合国应当从物质上和技术上帮助该政府，以便它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在索马里建立权威。我们不应浪费任何时间，因为索马里的这项一揽子计划非常非常重要。我必须感谢齐贝吉总统及其政府帮助伊加特在内罗毕这里谈判该协定，我呼吁所有人支持这一进程。

他们需要的是帮助过渡政府在索马里内部建立权威的部队。在此，我建议使用非洲部队。有来自很远地方的部队——来自乌拉圭，来自北极，来自南极，有相当多的国家——但是我认为非洲部队能够更好地开展这一工作。首先，他们更廉价。我们给我们士兵的钱要比那些人拿的钱低得多。而且他们能够留在那里作战。没有任何问题。

凡是在非洲部队参与的地方，我们都很快找到了解决办法。我们几乎是独自解决了阿明问题，我们非洲人——坦桑尼亚、我们自己和其他一些国家。我们解决了

蒙博托问题。处理卢旺达种族灭绝问题的人是我们。如果我们不采取立场，种族灭绝就决不会停止。是非洲人推翻了该政权，并让人民生存下来。是我们与种族隔离制度作斗争，是非洲人与种族隔离制度作斗争。

因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一个让我们拥有国际资源并使用非洲部队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如果有钱，我们可以征召士兵，处理索马里问题或任何问题。非洲青年现在无所事事，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正在寻找工作。对我来说，召集几个旅的人——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将是很容易的事。

当我们 1991 年与前总统布什就索马里问题合作时，我想作些贡献，但是我被告知我只能派一个连。我说，“我不会派一个连。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摆设。如果你要我作贡献，我必须派出一个旅，这样你可以看看乌干达士兵能够为作贡献干些什么。但是只让我派一个连——这差不多就象瞎闹似的”。

让我们以索马里为例。我是伊加特主席，我和新任总统阿卜杜拉·优素福总统进行过协商。如果有钱，我们可以派几个旅的非洲士兵进入索马里，帮助过渡政府在当地建立权威。钱是唯一的问题。毕竟，要给这些士兵发钱，即使在国内也发给他们钱。我们可能要找的钱可以用于运输、食品等等。我们已经在向这些士兵发钱，但是，如果我们需要召集新的部队，我们就可能需要更多的钱，包括支付薪金。这就是索马里现在需要的。它需要很多旅护卫政府进入索马里，以便他们能够开始筹备选举，能够拥有一个合法政府。

布隆迪的局势进展相当好，这主要是因为该区域、布隆迪内部各党派和国际社会协调得很好。在布隆迪境内，诸事进展顺利，因为我们所有人一直都在那里。秘书长特别代表卡罗琳·麦卡斯基女士正在与所有利益有关者进行协作。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但任何人都欺骗不了我们，因为我们了解局势。我们总是能够通过联合各方力量，达成一个良好的解决办法。

在布隆迪，唯一的问题是钱。在法语中，钱这个字是怎么说的？“Argent”。我一直在说，“argent”（钱）是现在所需要的，首先是需要钱来举行选举，需要钱来印制选票。我想，我们现在已经筹到一些钱用于购置投票箱等等，但我们也需要钱来集合战斗人员，将他们安置在一个地方，解除他们的武装并解散他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无法举行自由的选举，因为拥有武装的党派就会利用他们的武装来恐吓对立的党派。因此，我们必须为遣散这些战斗人员筹集到这笔“argent”。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我已向卡比拉总统和秘书长表达了我的担忧。我希望这些担忧会得到考虑。就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而言，我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它延迟了战斗人员的接纳。一年半以来，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反叛分子一直呼吁政府接纳他们。政府一直在说，“不，我们不能接纳你们”。当我去进一步了解情况时，我被告知，是金沙萨的西方大使们建议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不要接纳这些反叛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犯下了暴行，因此首先必须对他们进行调查。这想必是新的解决冲突理论。我对解决冲突了解很浮浅，但至少我知道：首先需要建立和平。如果所有捣乱者都能和平地到来，那么你们就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我们不应该说，“不，我不让你进来，因为我认为你可能犯了罪，我首先要调查你”。如果有人想来，我们应该张开双臂欢迎他们。

正是鉴于这一原因，在布隆迪，我们采用了“immunité provisoire”（临时豁免）办法。我们假设这些人并不都是罪犯。他们带着枪，他们都来了，我们暂时把他们安置在军队里。然后，我们采用技术标准，将其人数减少到我们希望的程度。我们裁撤掉那些年老的和生病的。我们也可以在教育方面也订一个标准。这样，到最后，人数就会减少而不会是原先的人数。其后，对那些未被吸收的人，我们就给他们一揽子补偿。在这个时候，世界银行就可以发挥作用：我们给他们一揽子补偿，他们便会高高兴兴地回家。

我们这样做，就能够同时解决两三个问题。首先，携枪的人会前来缴出武器。第二，我们帮助了派系领导人。派系领导人面临着实际困难。他有追随者，因

此他不能加入过渡政府，而抛弃他的追随者。他的追随者会把他杀了，他们会说“你背叛了我们；你只管自己，把我们忘得一干二净”。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派系领导人非常不愿意来：因为他们不先解决追随者的出路问题，就不能加入这个进程。接纳战斗人员也就是帮助派系领导人。派系领导人然后可以告诉他的追随者，“看吧，我的朋友们，过渡进程照顾到你们了，不要再骚扰我了。”

我真的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就在前几天，我派出一名特使去拜访卡比拉总统，把我的担忧告诉了他，因为我听到样一些消息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那个地区有数千人携枪下落不明，而政府要先调查他们。如果我们遵循先主持正义后实现和平与法制的逻辑，那么布隆迪就不可能有和平进程，因为我不能为布隆迪军队中的多数人打保票。许多反叛者可能犯过罪。但是，我们采用临时豁免的办法，把他们所有人都集合到一起，这样我们就能够着手设立一个过渡政府。以过渡政府为起点，我们将举行选举，然后建立法制。其后我们可以回到主持正义问题上。大家记得，在南非，那个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首先是谈判，然后是过渡进程和选举，接着是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解决主持正义的问题。

安理会各位成员，我占用了你们的许多时间，但我想你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听取我们的意见，所以不要抱怨。你们自愿前来听取我们的意见。

我认为，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内部力量不能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起作用，那么以下便是一个很灵验的良方：外部各方、区域各方以及国际行为者。在某种程度上，阿明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种族隔离问题是这样解决的，蒙博托问题也是这样得到解决的，尽管不是完全靠此解决。我认为，如果存在棘手的问题，那么各有关方面应该配合行事，解决问题，并且将此贯穿所有各阶段：谈判、达成协议、落实以及保障在完成实施后再达成协议。因为如果它得不到保证，国内势力将通过战争——通过战斗——来保证它，在没有任何其他人保障其利益的情况下，自己维护自己的权利。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穆塞韦尼总统做了内容十分详尽的发言。

根据我们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我现在宣布休会。我请安理会成员和与会者返回这一会议室，参加将在下午 2 时 30 分准时召开的非公开会议。

下午 1 时散会